

用文字抵抗现实

Words Fight Back Reality by Wendong Jing



敬文东 ◎ 著

昆仑出版社



中图法：I210.2

书名：用文字抵抗现实  
著者：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 | 敬文东 [著]

ZHONG GUO XIN RUI PI PING JIA WEN CONG  
昆仑出版社

1098272



T109827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文字抵抗现实 / 敬文东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13.1

(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

ISBN 978-7-80239-012-6

I. ①用… II. ①敬…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4053 号

## 书 名: 用文字抵抗现实

作 者: 敬文东

责任编辑: 姜念光

责任校对: 刘 颖

装帧设计: 王 鹏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jcb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6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239-012-6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言

譚五昌

在文艺领域，批评家这种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很大程度上，某一历史时段文艺的繁荣与健康发展取决于文艺批评的积极参与和深度介入。而新锐批评家，对文艺所起的推动与导引作用更为明显，因为新锐批评家代表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段最为开放与新颖的批评思维。在这里，“新锐”不仅与年龄层面的相对年轻状态相关，更是指一种勇于超越陈旧、锐意创新的批评思维与精神气质。因而，“新锐批评家”可以视为是对一种具有光荣意味或荣誉感的批评家身份的自我指认。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资讯的空前发达与视野的空前宏阔及批评对象的空前复杂化，新锐批评家所秉持的批评使命也显得日益重要。毫无疑问，在当下中国呈现极为活跃态势的新锐批评家堪称文艺批评领域的生力军，整体而言，他们思维敏锐、见解独到、学养厚实、眼界开阔、才识过人，是新世纪最可倚重的一支批评队伍，也是新世纪中国文艺事业极为有力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他们的批评实践对当下文艺领域的各个层面均产生着辐射性的影响。

2011年年底,由我本人发起,并同时联合陈旭光、柳忠秧、李遇春等国内新锐批评家与学者,在广州举办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我们发起举办这个论坛的目的与宗旨,是为国内新锐批评家们搭建一个开放性的高端学术平台,让大家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艺术问题“诊断把脉”,建言献策,让批评发出真正的强有力的声音!我们为此次学术论坛提出的口号是:“重塑批评家主体形象,建构新世纪批评秩序。”意欲通过连续举办“中国新锐批评家高

端论坛”，冀望对当下的中国文艺事业产生某种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与正面影响。近三十位在批评领域颇具影响力与非凡造诣的国内新锐批评家出席了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他们在论坛上围绕着新世纪十年来的文艺现象各抒己见，在坦诚而精彩的话语交锋中不断闪现学术思想的耀眼火花，而新锐批评家的独特形象与个性风采，由此也获得了清晰鲜明的自我呈现。事后，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得到了学术界及时的应有关注与充分好评。

正是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的成功举办，成为我编选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的缘起。我的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动机，便是意欲把当下那些活跃而功力深厚的新锐批评家的批评成果，进行集体性的展示。在今年（2012年）年初，我陆续邀约陈旭光、谢有顺、张光芒、何言宏、路文彬、敬文东、夏可君、庄伟杰、刘复生等十位国内知名批评家，加盟本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回应积极，并基本按期交来了他们的书稿，在此我要感谢这些批评家朋友对我的信任，由于他们的大力支持与积极配合，这套十卷本的“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才可能成规模地一次性推出，而十位有影响力的新锐批评家也才有可能得以集中亮相。

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由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十位新锐批评家（名单前面已提及）的十本批评文集构成，每本集子均是每位批评家近些年极为满意的论文的汇编，很大程度上，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可以被视为此十位新锐批评家具标志性的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与研究成果的精华性展示。这套文丛以近一二十年来的文艺创作（具体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影视、绘画、海外文学等），文化现象与问题，以及当下文艺批评状况等为探讨对象和研究范围，所谈论与探讨的学术话题极为广泛，几乎涉及当下文艺及文化批评的各个层面。作者们以敏锐自觉的问题意识切入各自的言说话题，坦率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各自书中多有精彩言论，充满真知灼见。此外，丛书的每位作者均在自己的著作中鲜明地展示了自身的学术兴趣与研究特长，而且还在自己的文字中呈现了自己独特的批评文体与批评个性。由于这套文丛内容极为丰富乃至驳杂，要想在这里对每位作者的论著做具体阐释与评价，显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我就不多置喙了，留待高明的读者去做具体评判吧。总之，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的推出，应能引起批评界与学术界

的关注与重视。

最后,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我非常感谢昆仑出版社有关领导和该丛书责任编辑姜念光先生,他们的大力支持及其过人的学术眼光,让这套丛书得以顺利问世。出版机构对学术事业的无私襄助,无疑是我们这些批评家继续从事文艺批评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切实动力之一。

是为序。

2012.8.7.凌晨(立秋日),于甘肃兰州旅次

## 目 录

### 序言 谭五昌

001 《后天》双年奖获奖感言(代自序) 005

### 第一辑 批评实验

004 颂歌:一种用于抵抗的工具 005  
029 “已有无数的桥,可供我节节败退……” 025  
038 诗歌剪影 025  
067 格非小词典或桃源变形记 035  
100 小说、理性、逻辑及其他 035  
107 色块的长征 045

### 第二辑 访谈与演讲

140 五四杂想  
147 我们需要历史,乃是为了给今天作证  
153 只要还有中国人,张枣就会被记住  
160 丰益桥的夏天  
180 重审中国的智慧和文化

### 第三辑 丰益桥笔记

198 小评注

## 目 录

### 昌正勤 言录

204	颓废主义者的春天	
209	我喜欢的……读艾平译《天言》	100
211	起于偶然的回忆	
221	伪箴言或真经验	
224	强迫症患者和保守疗法	
227	细小的纪念	100
233	人生公式	120
235	真理，又是真理	130
237	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	130
241	后记	131

### 林青之歌诗 韵二集

041	寒风烈五	
041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认识史铁生雷峰外	
021	韵乐要学会走路，人世间许多路要只	
001	大夏的得益牛	
081	当文坛慧眼扫描中庸里	

### 林青之歌诗 韵三集

201	宝野小	
-----	-----	--

# 《后天》双年奖获奖感言

代自序

在问学一事上,我是一个永久性的学徒。和大师比起来,学徒的好处显而易见:如果他足够勤奋和刻苦,如果他稍有悟性或智商不太差,他就能每天体会到进步带来的快乐。我认为这种快乐无比美好,也无法取代。我读书、写作,在出人意料地谋取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外,完全是为读书而读书,为写作而写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目的——或许,享受进步带来的快乐,就是唯一的目的。我不相信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也不相信它是“不朽之盛事”,这一切,与一个渺小主义的崇拜者毫无干系。

我写下的所有文字,不过是一个学徒课间或课后的作业而已。我对作业的要求是:它能正派、得体、及格和字迹工整,从未要求它得满分或第一名。如果碰巧有一些师傅认为它还不错,我也会满心欢喜,就像当年我歪歪斜斜的作业面对我的小学启蒙老师时的那种好心情。这样好事竟然真的被我遇上了:《后天》杂志社把本年度的“批评家奖”授予我,就是对我的作业的额外褒奖。我觉得为此高兴没什么不对,因为这是对一个永久性学徒的及格作业的认可。

我不能承认自己是批评家或学者,尽管我确实写下了那么多的文字,而且看起来好像还真的跟学术和批评相关。在今天,“家”这个词显得异常紧张,也显得极为轻松和可疑。我从来没有为“家”而努力过,那不是学徒的做派,也不是我能够做到或者可以企及的事情。一个为写作而写作的人,不可能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贵信条;即使他真的能从学徒身份中体会进步带来的快乐,也不过是他认为这是打发时光的最佳方式。如此说来,这个奖就像一件容积太大的衣服,罩到我身上,马上就把我淹没了。但我依然愿意从中探出头来说:谢谢你给了我一间巨大的屋宇。

2011.2.17,北京魏公村



山東大人物

## 第一辑

## 批评实验

德高望重，被誉为“当代儒学大师”，他的《周易本义》、《周易本义注疏》、《周易本义集解》、《周易本义新解》等著作，对《周易》的注疏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深厚，在为人处世上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学者。他为人谦虚谨慎，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热爱教育事业，是一位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学者。

（摘录自王德昭评语，略有删节）

朱熹《周易本义》序言

序言中正之序於家

其而後遇黑雲卷一歌

其事神而敬之與平

其其改過謙恭以養德行

其其勤於學問而能得其外

（《宋唐尚友集——宋儒学派王文一》，陈子善著）

宋儒学派王文一，字善，号“尚友”。宋理学家，与朱熹、程颐、程颢并称“南宋四大家”。他著有《周易本义》、《周易本义注疏》、《周易本义新解》等。他的《周易本义》一书，对《周易》的注疏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深厚，在为人处世上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学者。他为人谦虚谨慎，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热爱教育事业，是一位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学者。

# 颂歌：一种用于抵抗的工具

群一集

## 彝人，大凉山

古代彝人为何逆着地理方位上由高到低的正常“进化”序列，从居住了漫长时段的低地区域，重返崎岖、寒冷的高地世界与鹰为伴，为何从富庶、温柔的成都平原，退守莽莽苍苍、视线严重受阻的大凉山与火结盟，至今仍是一个令人难以索解的谜团——毕竟温暖、潮湿的低地区域较之于寒冷、干燥的高地世界，更适合种族的繁衍、文化的繁荣与承传，恰如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在高地和低地，一切都存在着天壤之别。这边欣欣向荣，那边却疲于奔命。”<sup>①</sup>而辉煌灿烂、令人惊叹的三星堆遗址，极有可能是古代彝人留在成都平原上的文化遗产<sup>②</sup>。若干年前，诺苏彝人(彝语即“黑色的部族”)的后裔，诗人吉狄马加，透过他的诗歌写作，有幸“梦见”了祖先们辛苦、惆怅的迁徙历程：

我看见他们从远方走来  
穿过那沉沉的黑夜  
那一张张黑色的面孔  
浮现在遥远的草原  
他们披着月光编织的披毡  
托着刚刚睡去的黑暗……  
(吉狄马加：《一支迁徙的部落——梦见我的祖先》)<sup>③</sup>

①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蒋明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② 参阅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70-211页。

③ 吉狄马加：《鹰翅和太阳》，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以下引吉狄马加的诗作如果出自此书，随文只注页码。

古彝人为何破坏“进化”序列的“正确”答案，很可能和只有好运道灵魂附体才能成就其自身的考古学有关，跟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和古文字学有染，但最终，必定跟“好运道”出现的微弱几率两相勾连。关于这个问题，博学多识的钟鸣提前给出了一个颇富想象力的假说：“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sup>①</sup>钟鸣的言下之意再清楚不过：彝人曾经发育得十分鲜“活”的“进化”方向，“活”生生被异族的暴力革命给拦腰折断了——这就是被后世儒家交口称颂过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sup>②</sup>。最终，在丛林法则的鼓励下，“适者生存、弱者淘汰，(彝人)退居西南，固守失落的文明”<sup>③</sup>。虽然自那以后，悄无声息流逝了数千年的光阴完全承受得起“足够漫长和古老”的考语，但生活在大凉山腹心地带的彝人，却因群山阻隔被打断外出的脚步、通往山外的视线，仿佛只是睡了一个酣畅淋漓、汪洋恣肆的长觉——费尔南·布罗代尔早就断言过：“山排斥伟大的历史，排斥由它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或者，山只是勉强地接受这些东西……”<sup>④</sup>实际上，“诺苏彝人至今还没有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宗教，因为他们的信仰系统具有固有的复杂性，他们的信仰体系包括多种线索：一是季节性的祭奠仪式，二是关于他们的神性祖先的史诗，三是关于自然力的神话故事”<sup>⑤</sup>。这一结局的由来，一多半取决于“排斥伟大历史”的大凉山；而彝人在既漫长又短暂的酣眠中，肯定无数次梦见过深受自己祖先崇拜的雄鹰，拜见过祖先们喜爱的苦荞麦，会见过受到祖先热烈推崇的黑、黄、红三种神秘的颜色，对此，吉狄马加多有称颂：“我梦见过那样一些颜色 / 我的眼里常含着深情的泪水……”(吉狄马加：《彝人梦见的颜色》，第 125 页)他甚至把它们当做诗歌写作最原初的动力：“我写诗，是因为有人对彝族的红黄黑三种色彩并不了解。”<sup>⑥</sup>令人遗憾的是，被三种“圣色”虔

① 钟鸣：《蝌蚪文是不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三星堆玉石文字考》，《南方周末》2009 年 6 月 11 日。

② 《易·革·彖》。

③ 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122 页。

④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39 页。

⑤ 梅丹里 (Denis Mair)：《译者的话》，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杨宗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 12 页。

⑥ 吉狄马加：《一种声音》，吉狄马加：《鹰翅和太阳》，前揭，第 441 页。

诚装饰与小心呵护的精美器物,至今还深埋在三星堆厚厚的黄土之下。对于被低地或平原地区哺育起来的诸多子民,俊美的大凉山,就像西方人处心积虑构建起来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眼中那个怪异的“东方”,仅仅被看做“一个充满神奇”的区域,而且“常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将其简化为一个事件、一部小说、或者一个传说”<sup>①</sup>。多亏了华夏文化“怀柔远人”的传统和胸襟,低地世界的子民们才没有像东方主义和它的被掌控者那样,将自己的眼光和心胸,刻意锻造成“帝国事业”(imperial project)<sup>②</sup>所必须的装置与利器。

侥幸流传下来的万卷彝文典籍有充足的能力告知世人,作为人类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古老的彝族跟世上其他所有民族极为相似,真心认可“人类”(anthropos)一词在希腊语中的直观洞见:“总是仰望的动物”<sup>③</sup>——宛若奥·帕斯(Octavio Paz)满怀惊异和敬意的赞颂之辞:“人类最古老的举动之一,就是抬起头来惊讶地观望星空。”<sup>④</sup>有保存至今的数万卷典籍压阵,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潜意识中,彝人会真心认可英语中“地球”(earth)一词的古老源头:它来自于苏美尔人(Shinar)的 e.rí.du,意思是“遥远的家”<sup>⑤</sup>。为什么吉狄马加会被他的美国译者梅丹里(Denis Mair)看做“既是一个彝人,也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位世界公民”,而且还三者兼容,“互不排斥”<sup>⑥</sup>?钱锺书似乎提前给出了答案:毕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sup>⑦</sup>;毕竟古往今来,所有种族面对的,依然是同一个世界,依然是相同的问题、主题和难题。吉狄马加在一次演讲中明确地说到过:“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地方,是哪个民族,有很多有普遍价值的东西是人类必须共同遵从的。”<sup>⑧</sup>在另一处,他说得似乎更为坚定:“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是会有人类性的。对此我深信不疑。”<sup>⑨</sup>所谓民族性,仅仅是地理

① 齐亚乌丁·萨达尔 (Ziauddin Sardar):《东方主义》,马雪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 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前揭,第3页。

③ 参阅撒加利亚·西琴 (Zechria Sitchin):《通往天国的阶梯》,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④ 帕斯:《太阳石》,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346页。

⑤ 参阅撒加利亚·西琴:《通往天国的阶梯》,前揭,第1页。

⑥ 梅丹里:《译者的话》,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前揭,第14页。

⑦ 钱锺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⑧ 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吉狄马加:《鹰翅和太阳》,前揭,第388页。

⑨ 吉狄马加:《一种声音》,吉狄马加:《鹰翅和太阳》,前揭,第442页。

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生产出的处理相同问题、主题、难题的不同方式以及应对机制。这就是在“摩登学究”（黄仁宇语）或“文化二奶”（李劫语）口中不断被渲染的“差异性”——他们究竟想“忽悠”谁呢？实际上，无论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多大，各个部族都必然会为人类孕育出一个最大公约数。这个世界，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世界。

大凉山地势高迥，极富才情、个性、想象力和阳刚之气，就像有人用貌似神秘的语气说到过的那样：“中国的山脉和河流大多是自西向东延伸的，这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而彝人和大凉山寄居其间的横断山脉，“则是在正常的西→东走向中突然转折为北→南走向的一个反方向的山系和水系。”<sup>①</sup>虽然大凉山出人意料的顽皮特性，并不能和彝人被迫逆着“进化”序列行进的“怪异”禀赋相对仗，但依然包含着太多宿命性的内容——很显然，在被科学主义极度扫荡和鞭挞的当今世界，宿命性和寄生其上的神秘内容，最终只能被无神论的、大大小小的“现代”芝诺（Zeno of Elea）们“归于不可能”论证（reductio ad impossibile）的行列<sup>②</sup>。吉狄马加在一首诗歌的“题记”中，几乎是毫无意识又像是故意跟复数的“现代”芝诺们唱反调一样写道：“彝人的母亲死了，在火葬的时候，她的身子永远是侧向右睡的，听人说那是因为，她还要用自己的左手，到神灵世界去纺线。”（吉狄马加：《母亲们的手·题记》，第25页）“摩登学究”或“文化二奶”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世上并没有几个民族拥有这样的风俗和想象力，“向右睡”确实体现出了文化上的某种“差异性”。但这和相信人死之后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的其他民族，当真有“差异”吗？埃及人称他们的坟墓为“常住之家”或“永久的住所”<sup>③</sup>，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玛雅学家约翰·梅杰·詹金斯（John Major Jenkins）说过：“全球土著人共同信奉的”条律是：“文化如同一个美丽的小孩，从宇宙的中心向外生长，在时间中成熟。”<sup>④</sup>只不过骄横、蛮霸的科学主义，迫使曾经相信另一个世界存在的许多民族“在时间中成熟”，敦促它们逐渐“进化”为无神论者，而在大凉山的护佑下，彝人固

① 周亚琴：《西昌与非非主义》，周伦佑主编：《悬空的圣殿》，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57页。

② 参阅赵汀阳：《思维迷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③ 参阅米歇尔·拉贡：《地下幽深处——幽冥国度的追问》，刘和平等译，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④ 约翰·梅杰·詹金斯：《2012：玛雅宇宙的生成》，陈璐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执地坚守了自己祖传的信仰与记忆——最早被人信奉的条律,也就是最容易被直观洞见到的观念,往往最值得信赖,因为它和大自然靠得更近,跟诚恳、质朴的土地更有亲和力。大凉山将彝人团团围住,保护了祖先们遗留下来的传统、歌喉、天真、诗性和令人震惊的神秘性,让他们有机会继续缅怀祖先的荣光,拒绝“在时间中成熟”和烂熟。正是这一点,和大凉山携带着的神秘性恰相对仗。吉狄马加深知这种神秘性和彝人血肉与共的深刻关系,自觉认定它必须成为诗歌写作的重心或焦点。他说:“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我们的父辈常常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惘。”<sup>①</sup>出于对母语、发源地和祖灵的感恩心理,吉狄马加有理由和他的民族一道,拒绝“在时间中成熟”,继续“固守失落的文明”,因为他“担心有一天我们的传统将离我们而远去,我们固有的对价值的判断,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sup>②</sup>。失去了大凉山的庇护,彝人注定只能“吮吸贫血的阳光/却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迷惘”。(吉狄马加:《彝人》,第147页)如今,对手是始料不及的空前横蛮,大凉山和寄生其上的神秘性,还能继续保护它的子民吗?在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所谓的过于“严重的时刻”,被彝人视为神圣之物、必须要得到歌颂的祖灵将存于何处?这些急迫的问题,构成了吉狄马加诗歌写作最为本真的主题、动机、出发点和强劲的内驱力。

## 大凉山,万物有灵论

人和环境从相互渗透、相互商量,直到最终相互妥协,才是一切民风、民俗和原始信仰得以诞生的根本原因——对此,列维·布留尔(Lucien Lvy-Bruhl)有过精辟的洞见<sup>③</sup>。跟生活在低地区域的种族相比,同高山峻岭结下不解之缘的彝人,有理由更加看重火的作用。人类学家有过非常质朴的观察:“彝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两岸的大小凉山、乌蒙山、哀牢山等高寒山区,所以他们对火依赖更深。”<sup>④</sup>——有且只有火,才是高海拔最大的天敌,才是温暖的

① 吉狄马加:《一种声音》,吉狄马加:《鹰翅和太阳》,前揭,第442页。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作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2页。

③ 参阅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61页。

④ 木乃热哈、张海洋:《火文化与和谐社会》,陈国光主编《中国彝学》第三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源泉和稠密地带、激情和解放的发源地，完全担当得起彝文经典对它的赞颂：火“为人类繁衍而燃 / 为人类利益而燃”<sup>①</sup>。以否定、牺牲自己为方式温暖人类的火，是用于感激和感恩的圣物，是被高地民族永久赞美的对象。出于对寒冷的深刻恐惧，火在彝人的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用于取暖的火塘，最终上升为家居的中心和坐标系；不同方位的涵义、等级与用途，最终得由温暖、仁慈的火塘来界定：“火塘上位属客人座次之尊位……火塘对着门的一侧专指客位……火塘下方为一般家庭成员和年轻人的座处……火塘旁边是储藏间、堆放农具粮食或关牲畜之处。”<sup>②</sup>对于古老的彝人，火塘是一种具有特殊禀赋的指南针、导航仪和价值授予机构，准确地给某个特定空间中的人与方位，赋予了意义、给予了用途、派定了价值。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从火的物理学性能启程、开拔，最终把火上升为“一种普遍解释的原则”<sup>③</sup>；尽管获取结论的路径大为不同，但彝人很可能心会真心赞同巴什拉的精辟洞见；在同环境的长期争吵、交涉和博弈中，彝人逐步为火赋予了浓厚的神性色彩，同样是“一种普遍解释的原则”：彝人“认为火由人的祖灵变来，所以他们敬火如同敬奉祖灵”；他们“一生依偎火塘度过，他们死后更要靠火来帮助灵魂升天。古代彝族实行火葬。火葬的哲理是：人类灵魂可以在尘界和天堂两处生存”<sup>④</sup>。因此，彝族很可能格外认同雅典人蒂迈欧(Timaeus)关于火的神秘看法：造物主“主要用火来造诸神的形式，使之辉煌可观，并根据宇宙的样子而给他们以圆形”<sup>⑤</sup>。彝人对火的看法并不孤独，毕竟“德不孤，必有邻”<sup>⑥</sup>，古印度有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阿耆尼(火)一向为古仙人 / 和新近的仙人所歌颂 / 愿他引送天神到这里。”<sup>⑦</sup>关于火，吉狄马加总有挥霍不尽的感激之情：火不仅给了彝人血液、土地、启示和慰藉，还是禁忌、召唤、梦想和一切欢乐的策源地，最后，“当我们离开这个人世 / 你(指

① 《物种的起源》，阿余铁日译，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选编：《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第1辑，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② 陈国光：《论彝族的“火塘文化”》，陈国光主编：《中国彝学》第三辑，前揭，第303—304页。

③ 参阅巴什拉：《火的精神分析》，顾嘉琛译，三联书店，1993年，第9页。

④ 木乃热哈、张海洋：《火文化与和谐社会》，陈国光主编《中国彝学》第三辑，前揭，第294—296页。

⑤ 柏拉图(Plato)：《蒂迈欧篇》，谢文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⑥ 《论语·里仁》。

⑦ 《梨俱吠陀·阿耆尼》，金克木译，金克木编：《印度古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